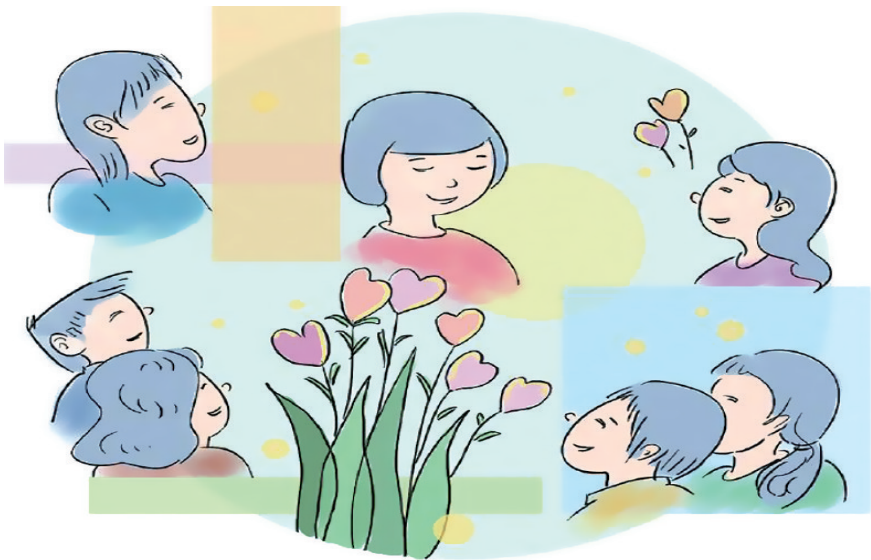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我的小姐妹们



采访一下你——

如果有人突然在微信上留言:“昨晚做梦,居然梦到你了……”是啥感觉?

也许微微一笑?也许保持矜持?而我,一个“感性多于理性”的多情种子,就会情不自禁地“血脉贲张”。诸位,能进到别人梦里的,那关系,可不是一般二般。

留言的是江苏淮安小姐妹刘娟。她动情地说:“想你了。”我热情地答:“想你了。”然而,现在新一轮疫情已经开始,全球形势更加严峻,咱们这些“自觉分子”要响应国家号召,能不外出就不外出。互道珍重吧,相信后会有期。

初识刘娟是六年前我第一次去淮安。淮海晚报总编辑张林派文化部主任刘娟陪我。刘娟早早联系好一个著名景点,这里是来淮安旅游必定要去的。没料到那天特别的热,又赶上我身体有些不适,不管刘娟如何邀请,俺死活不进去参观,就像三岁倔孩那样赖皮。没办法,她只好陪我坐在景区外大树下“天南地北”、“东拉西扯”。竟然,十分投缘;竟然,相当合拍。一聊定乾坤,聊出了我俩日后的友情。

后来刘娟和先生到北京办事,她一定要先生认识我。先生稳重、聪颖、大方,是淮安市委宣传部

一员干将。竟然,十分投缘;竟然,相当合拍。一聊定乾坤,聊出了我们仨永久的友情。

以后几年,我先后三次到淮安参加活动,每一次,小两口都会找机会来见我,拍张合影留念作纪念。

刘娟文采出众。偶尔见她在微信上点评我的文字水平,字字中肯,句句走心,以至于我不得不把她的评语收录到自己的散文中。

写到这,再提一个人,淮海晚报原副总编周熔熔。三年前,一次淮安活动结束后、苏州活动即将开始,中间有几天空当。想到中途回京一趟劳民伤财,我决定在淮安多待两天。当得知,当地盱眙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是亚洲最大的,勾起我强烈的“窥欲”。我一而再再而

三强调:“此生最大愿望,就是从天文望远镜中看星空。”为了我这个“此生最大愿望”,熔熔陪我等人到了盱眙。就在这里,我学会了“攒蛋”,一项起源于淮安、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推荐的扑克牌智力游戏。你猜对了,师傅就是熔熔,一个文质彬彬的美女。

这里且不谈星空看没看到;当地火遍全国的小龙虾,俺也没兴趣吃,只是“攒蛋”从此走进我的生活。我带到北京,带到我去的每一个地方,努力科普,尽力推广。和我同时学攒蛋的还有两位好友:沈阳刘生和开封赵杰,后来刘生把“攒蛋”带到沈阳,发展了一群积极分子。而赵杰,只要一提“攒蛋”,就像打了鸡血般亢奋。星火燎原。

不过,当我去年秋天

再次来淮安、并与熔熔“同场竞技”,我惊讶地发现,熔熔的牌技不行了。以至于我敢无耻地“大言不惭”:“现在,恐怕俺成师傅了!”

熔熔羞答答地说:“久不玩,不会了。”然后嬉皮笑脸地喊我一声“师傅!”

不过,师傅永远是师傅。这个我懂。

又想起一个人。襄阳晚报牛莉萍,一个热情爽快的湖北丫头。我们在活动中相识。后来某一天,在我家小区外的餐馆,她带来报社三个哥们,一起商谈组织襄阳采风事宜。活动后来办得很成功,那三个哥们也成了我的“嫡系”。而莉萍,无须说,更是“嫡系”中的“嫡系”。那次活动赶上下雨,她看我的旅游鞋打滑,日后悄悄寄了双防滑鞋给我。不知鞋号大小,留下话:

“不行再换。”后来另一次活动,她又送来一双防滑鞋,说:“这个季节正穿。多散步哦,我要你一直都健健康康的。”推辞不得,感动不已!莉萍送鞋的直接后果是:每次雨后外出,我都格外小心,以防跌倒产生“罪恶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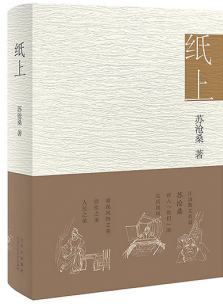
2020年底,疫情过去,我们组织了第二次襄阳采风。就在活动结束前一天,在即将开动的汽车上,匆匆赶来的莉萍抱住了我。她小声说,要为去世的妈妈“百日祭”,不能送大家了。她边说边哭,我也“泪眼婆娑”。大家以为她是舍不得我。其实我明白,她,他们,伟大的武汉人民,伟大的湖北人民,伟大的中国人民,这一年有多么不易。

写到这,眼前又掠过好几张可爱的面孔。以后如果有机会,我会一一讲述我这帮小姐妹的故事。

她们都是四十多岁、五十出头。一致叫我“姐”,无疑很萌宠。但我“欣然接受”,并以她们的“姐”为自豪……

是的,我们不在同一城市,平日里没有密切交集;甚至,这些家伙也很少在朋友圈为我点赞发声。但我知道,同一个频道,同一个梦想。

就这样,在四维空间里,前前后后一起走着。一颗心连着一颗心。红的心,热的心。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

## 《纸上》

作者:苏沧桑

出版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自古以来,江南以其美丽富饶的水乡景象而受到文人墨客们的青睐,他们不吝用最美好的语言来赞美江南。苏沧桑生于江南,长于江南,热爱江南,受江南水土之滋养,得江南草木之精华,承江南山水之灵气。所以她的散文也“很江南”,被人称为“江南散文名家”。

翻读苏沧桑散文集《纸上》,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江南韵味和江南情怀。书中的七篇散文,让我们领略了南方特有的风物人情、手艺人当。桑蚕丝绸、传统造纸、民间戏班、茶农生活、养蜂人家、古法陈酿、西湖船娘,这些或渐渐远去或日趋式微、或鲜为人知或缺乏关注的行业、手艺,在她的笔下,得到生动呈现。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、细致入微的观察、细腻生动的描写,把这些行业、手艺的点点滴滴写得纤毫毕现。在《春蚕记》里,我们看到了一条蚕,从放大镜下才能看清的幼小的蚁蚕,到长大成熟吐丝结茧的全过程,看到了它不同阶段可爱的模样,体会到了养蚕的乐趣和辛苦。《纸上》让我们见识了一种“会呼吸的纸”——元书纸。元书纸是富阳竹纸的精品,是富阳传统手工制纸品的代表。在《跟着戏班去流浪》里,我们与村里的乡亲们一起欣赏了越剧《藕断丝连》《双龙太子》《雪地打碗》,甚至还跟作者一起过了一把“小生”瘾。此外,我们还跟随作者品尝了茶香、酒醇、蜜甜(《与茶》《冬酿》《牧蜂图》),欣赏了西湖风光(《船娘》)。这一路读下来,如行山阴道上,山川自相映发,令人应接不暇。

# 他曾是个淘气包

茶几上一盆绿萝,是将近五十年前的一位学生送给我的。这学生不是学霸,也并非班干部,而是让我头疼的淘气包。

当年他很瘦小,就坐在老师眼皮底下,总爱接下茬儿,爱回头做鬼脸,爱下位子乱窜,拿癞蛤蟆吓唬女生,或者偷偷放出麻雀满教室乱撞,却还装得挺无辜。除了体育老师,其他科任老师都到我这里告过他的状。一开始我很奇怪,班干部为什么都愿意“包庇”他,后来家访我才知道,他母亲去世早,父亲脾气暴还嗜酒,经常打他……一到冬天,他的耳朵和手就总有冻

伤,女生都很同情这个没娘疼的弟弟。唉,我所任职的郊区中学,那时候正“复课闹革命”,课堂上基本只有“三忠于”“四无限”或者读社论什么的,所以他一耍活宝,同学们特别开心,仿佛他就是班集体的开心果。

集体给了他温暖,他也尽力把温暖传递给大家——冬天,他总是早早进教室,生炉子笼火,开窗户放烟,呛得小脸通红。他做好事同时又做错事,在炉底下放两块白薯,到第三节课,烤薯香惹出同学们的馋虫;更气的是他还做坏事,炉子底下放块旧鞋底子,等废

煤球掉下去,连烧带烤,散发出的怪味儿,复杂得不可名状。为了维护课堂纪律,我没少让他写检查,每次他都讨好地脸上堆笑,双手递给我一张破纸片,检查的开头永远一成不变,“毛主席教导我们,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,使我们聪明了起来”,末尾的保证也永远一成不变,“请老师看我的实际行动吧。”

唉,他的屡犯错屡检查屡不改,简直气得我说不出口。我冲他瞪眼,他扯着我袖子保证:“下回我一定给老师争气。”每次翻出他那沓破纸片检查,我总忍俊不禁。

他们那届学生毕业

多年后,一次我在胡同走着,远远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隔了八丈远就“翻身下马”,冲我喊道:“老师好!”谁呀?走近一看,是他!他腼腆地说:我现在在开出租了。我说:“好,稳当点,安全第一。”

又一年后,我在雅宝路附近,发现一辆出租车尾随我,我摆摆手示意没有叫车,车却依然紧随我。我只好停步。车窗摇下来,露出一个腼腆的笑脸,是他跟我逗乐呢。他戴着白手套,拉开车门,说要送我回家。路上他告诉我,他这一年开车挺稳当,没出任何事故,还因为如数归还乘客遗忘的钱物,受到车队的表彰。

去年春节,他随两位同学一起来看我,送来了这盆绿萝,是他亲手扦插培植的,配上了宜兴陶盆和托盘,并附一袋花肥。他告诉我如何浇水、施肥和保持日照,俨然很内行。我们四人谈起各自的经历,知道他有个贤良的妻子、孝顺的女儿、活泼的外孙,40多年的生活磨砺,他成熟了。说到外孙比他当初还淘气,他腼腆地摸着脖子:“幼儿园老师没少告状。”我说:“甬急,他姥爷有经验,教他写检查……”大家笑成一团,绿萝在茶几上也跟着颤动,貌似也听懂了我们的幽默说笑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